

黄会林 绍武 文集

长篇小说创作卷 骄子传 (上)

HUANGHUILIN SHAO WU WENJI CHANGPIANXIAOSHUO CHUANGZUO JUAN

绍武 黄会林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14
黄会林 绍武 文集

长篇小说创作卷 骄子传 (上)

HUANGHUILIN SHAO WU WENJI CHANGPIANXIAOSHUO CHUANGZUO JUAN

绍武 黄会林 著

I247.5

S341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会林 绍武文集. 长篇小说创作卷 骄子传(上)/绍武. 黄会林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-7-303-10645-5

I. 黄… II. ①绍…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06.7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0334 号

营销中心电话	010-58802181 58808006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	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
电子信箱	beishida168@126.com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155 mm × 235 mm

印张: 31

插页: 3

字数: 466 千字

版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5.00 元

策划编辑: 陈佳宵 责任编辑: 高东风

美术编辑: 高霞 装帧设计: 高霞

责任校对: 李茵 责任印制: 李丽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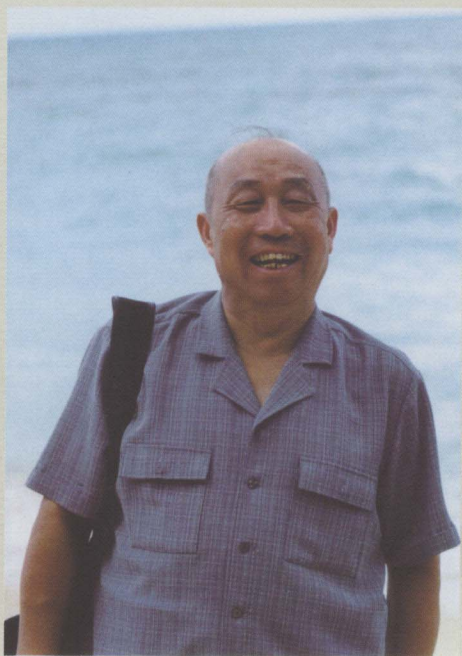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

作者在太平洋彼岸。



❶ 解放战争时期。



❷ 1952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。



❸ 1950年进军西南时在成都。



1956年结婚照。



2006年校园内。



1996年长篇小说《骄子传》北京研讨会。



2000年在书房。

· 出版说明 ·

本文集收录了黄会林、绍武自 1978 年至 2008 年 30 年间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创作。共分十二卷。第一卷至第六卷包括话剧、电影、电视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学术研究的文字；第七卷至第十二卷则为电影、话剧、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电视剧及电视专题片等作品。

本卷为长篇小说创作卷《骄子传》（上）。收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 1996 年出版的《骄子传》上卷。

目 录

第一卷·1

太行梦魂曲·3

第二卷·129

华夏少年游·131

第三卷·293

学府硝烟录·295

长篇小说创作●卷
骄子传（上）

·
第一卷·

太行梦魂曲

序

宇宙间，大概每个星球的周围都包裹着一团云层，缭绕环绕像星球的魂，缥缈缈缈像星球的梦，给星体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

多美的星云啊！

那么人呢？也一样。

人，从生成到出世，到他逸上自己的运行轨道，周围也会织出一团五彩的云霞，那是人的梦，人的魂。

多美啊！

人生难得梦魂相伴。不管多苦的酒，经它酝酿会变成甜酒、醇酒。这种酒，是世界上最好的酒。可惜少得可怜，只有小小一杯，每人都有，但谁也舍不得一口喝光。它总是伴随在身边，遇着寒冷或困境，它便会以温热和勇气相庇护。

人生这杯酒，由于时代不同、处境不同、配置不同、勾兑不同，再加上诗呀、乐呀翻来覆去地渗透，魂啊、梦啊颠来倒去地炙烤，使得它风格迥异，味道极不相同。从表面看，它平平常常，难辨究竟，内里却装着一副鲜活的生命。

古人说，酒要知味，乐要知音。

伸手采撷一朵飞云吧，也许从它那里可以聆听到大自然悠扬清纯的旋律，领略到大宇宙梦魂般迷人的意境。

人是多么幸运啊！

太行梦魂曲，就是我的主人公为自己酿造的一杯醇酒。年月已经很久，味道可想而知，因而越发觉得可珍可贵。

我的主人公，姓马，名乔，字逸飞，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。

这名和字，在他还没出世前，父母就替他起好了。父亲马锐用毛笔正楷工工整整写在一张雪白的信笺上。夫妻商定，生个男孩，这么叫，生个女孩，也这么叫。父亲说：“女子也是子，除了名，也应当有字。”

母亲鲍惠开玩笑地悄声问：“要是双胞胎呢？”

“噢！”马锐高兴地叫起来，“可能吗？”他瞪着一双发光的眼睛，伸手抚摸妻子天球般的肚子，立刻想到了日出。他问自己：是泰山的日出？还是太平洋的日出？唔，更像太平洋的日出，海天一色的万道霞光，整个宇宙都骚动着，迎接那新生命的诞生！

“轻点！”鲍惠柔声提醒丈夫，抚弄着马锐蓬松的头发，好像此刻她已经做了母亲。

马锐陶醉地轻轻贴在那轮喷薄欲出的“天球”上，闭着眼睛想象太平洋上日出的景象：天球正在冉冉升起，宇宙正在无限扩展，好一个安谧、清明的人间，竟使他忘记了还有地狱般的罪恶世界……

可是，没等到儿子出世，马锐在龙华监狱被秘密处决了。

这里且不说为了马乔母子安全脱险，当年国共两党在大上海、在沿江各省进行的紧张周旋。按说，比起更惨烈的大事，这属于小事一桩，可惊心动魄之状，当事人现在提起还会咋舌、摇头，庆幸地说：“这孩子命大！”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哭。那是个不能哭的岁月啊！刚满月的小马乔一出英租界就哭将起来。车上哭，船上哭，过卡哭，住店哭，啊呀，把特科的、长江两岸转送母子的叔叔阿姨们哭得心疼，哭得烦恼，哭得心里发火！几次遇险，都和他的哭有关，为了这个，妈妈差一点把他捂死。最后在川西脱险时，一个化名罗

医师的地下工作者深深地吻了孩子一口，幽默地说：“再见，勇士！”鲍惠再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似川西平原上悄然降临的豪雨。

我们的故事从马乔十岁的一九四三年开始。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。

正是暮春时节，十岁的马乔跟着一个八路军战士，经过半个月跋涉，来到了太行山腹地——摩天岭下。

跟平常的孩子比，马乔长得不算高，圆圆的脸，光光的头，身上捂一件大军棉袄，一看就是个小八路。跟在背着背包、扛着步枪的小刘身后，走路蹒跚地像只小狗。路人不禁停下步端详这双一高一低匆匆赶路的军人，特别多看一眼衣长过膝、鞋不跟脚、走路吃力的孩子。男人们惊奇，妇女们同情，小孩子叫一声：“小八路！”远远地送过一张善良的笑脸，或一道羡慕的眼光。

马乔只对同龄人给以关注，尤其是呼他“小”的那些孩子，他还以挑战的目光，心里急却又无可奈何，跟大人一样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军人，这是他的最高理想。

昨天夜里，他们在山脚下的小店住了一宿。今天一早上路，翻过这座摩天岭，就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了。

深山里，阳坡上岩石被太阳烤得热烘烘，灌木草丛，青枝绿叶，金黄的迎春花，东一朵西一朵，前一朵后一朵，比赛似的从山下一路开上去。鲜亮，艳丽。远远看去，阴坡上还残留着冬天的积雪。深沟大壑里蒸腾着薄薄的雾气。解冻的山水冲下山涧，发出嘭嘭嘭的响声。面对着突兀峥嵘、有声有色的重峦叠嶂，马乔心里痛快极了。三年前，他和母亲从这里下山，如今他竟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好像第一次走过。

昨天住店时，店掌柜的老母亲突然认出马乔，亲热地拉住他的手问：“孩儿，你妈妈呢？”

山里人说话声音大，马乔像遭了雷击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小刘撇下洗脚盆跑过来，他知道准又是谁触到了马乔的痛处。

老人家明白了，孩子妈准是不在啦。她想把马乔揽到怀里，马

乔哪里肯啊！他伤心得出不上气。小刘连拉带抱才把他从客房带出来。

掌柜的埋怨老母亲：“啊呀，你瞎打听啥！”

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“是前年？还是大前年？一个女八路，带着五六岁的娃儿，在俺店里住了一夜，以后再没回哇，俺记得真咧，人家长得可俊哩，裹腿一直扛到膝盖上，腰里扎着皮带，

背包、枪支重量未减轻，但小刘心里的负担，此刻轻松多啦。记得上路时，欧阳政委一再交代，百般叮咛：绝对不能出问题！并且说：“环境险恶，抽不出队伍。按理说，派一个连、一个营护送你们也不为过。先烈留下的一滴血脉，我们活着的人，要对得起他的父母！”为此，首长还从头到尾给说了一出老戏——“搜孤救孤”。其实，这出戏在小刘家乡叫《赵氏孤儿》，他父亲、大哥在农闲时候常聚在场院里咿咿呀呀地唱上一通。真后悔当时没凑过去学两口，如今才觉得那个故事真美！

春风和煦，阳光灿烂，通往岭上的是一条远近闻名的古道：十八盘。路面足有一丈八，用大石条、鹅卵石铺就。岁月把路面的石头琢磨得光滑、圆润，拾阶而上，虽然个别地段被洪水冲垮，但整个路面保持着完整，蜿蜒曲折像一条盘龙飞上岭头，消失在白云深处。

马乔走路一点不省心。放着大道不踩，专抄羊肠小径，钻梢林，攀陡坡，转眼工夫不见踪影。小刘只好紧追不舍。

十岁的男孩，爬坡上高，利索得像个猴子，小刘背着背包，扛着步枪，梢林密，陡坡高，哪里追得上他。马乔今天兴致特别高，一心想着上摩天岭去看看天上那个洞。小刘紧追慢赶来到岭上，马乔已不知何处去了。

盘路从主峰脚下向右延伸，紧贴山梁通往五百米外一座关楼。岭上云遮雾障，冷风飕飕。主峰的阴影不仅割断了阳光，而且阻隔了白昼，成了一个冰冷、阴森的世界。小刘一身热汗，顿时化作冰凉。他扯起嗓子高喊：“马乔——马乔——”

小刘的喊声在山间回响，像走调的闪雷滚向四方。那些盘着山道悠然自得的小毛驴变得异常警觉，咯噔咯噔小心翼翼地从他身边过去。五百米通关大道上就是没有马乔的身影。

哦，小刘明白了，马乔一定是顺着羊肠小道向主峰那边去了。万一遇上狼虫虎豹可就坏啦，他心里又急又火，头上冒出了冷汗。

小刘举起步枪对空鸣放三响之后，离开大路，去寻马乔。

二

马乔以为十八盘一定会盘到峰顶，要不然怎么叫摩天岭呢？他顺着牧羊人的小道一直往上爬，不觉来到主峰后侧。抬头仰望，悬崖百丈，直插云霄。一只老鹰突然从崖上飞起，发出尖利可怕的叫声。他不由打了个冷战，恐怖随着尖叫在他头顶盘旋。盘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看不见。主峰后面，山更高，峦更密，云更浓，雾更厚，他那淋漓兴会的幻想境界被硕大无朋、阴森可怖的陌生世界挤压得魂飞魄散了。

“呀！”马乔喊了一声，扭头就往回返，恨不得飞下山冈。没跑几步，面前小路上躺着一条蛇！他差点哭出来，他最恨、最怕的就是蛇。那条该死的蛇偏偏不肯动，黑绿花纹斑斑点点，头尾伸在两边草丛里，中段横在小路上。去年，他吃过蛇的苦头，现在，既不敢轰又不敢打，只好远远地站着，无法进退。

空中又传来一两声尖利的鹰叫，声音在悬崖上回响，像是妖怪在说话，哇哇地吓人。他正走投无路，忽听“叭——勾……”三响枪声，山鸣谷应，回旋不息。一个阴森森的王国被击穿了，鹰们纷纷从崖上飞走，云雾也荡漾起来。

马乔从极度的惊恐中醒来，这是小刘叔叔的三八大盖，他刚才竟忘记了有个保护神呢！

那条该死的蛇已经逃之夭夭了。

“刘叔叔……”马乔喊着，冲了下去。路陡坡滑，上来容易下去难。他一路连滚带滑、连跑带爬、跌跌撞撞，身不由己，要不是小刘在半路截住，不知会跌成什么样子。

看到马乔的狼狈相，小刘不住地说：“哟哟，你慌什么？呀，裤腿也撕烂啦，哟哟哟……”

小刘的口气，使马乔心里泛起羞辱感。是啊，慌什么，这不好好的么。他脸红了，脑袋耷拉下来，一肚子委屈只好忍了。